

第十回 借解難一心撮合 硬主婚著意謀財

把酒對春風，且共從容。垂楊紫陌洛城東。總是當年攜手處，游遍芳叢。聚散苦匆匆，此恨無窮。今年花勝去年紅。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與誰同？

話說程公子，一團高興，出去遊玩，尋訪佳人。可憐一個風流公子，被馮宅家人打得抱頭鼠竄，一身華服扯得粉碎。捉空兒走脫，還是捨了性命一般。禿著頭，赤著腳，亡命而逃，不好回去，一口氣跑到石秀甫家裏來。石秀甫正在暗喜拾了一頓打，尚是面如土色，獨自呆坐著。只見程公子跑進門來，又好氣，又好笑。程公子氣沖沖道：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一同頑耍，到得落難，竟自使乖跑了，丟我打死也不關你事了。」石秀甫道：「寡不敵眾，見勢頭不好，自然該走，你為何不走？今喜得保全了我，好與你出氣。」程公子氣得暴跳如雷道：「這口氣不可不出。你快些先拿幾件衣服與我穿了，速替我去訪問那樣人家。」石秀甫忙進去，尋兩件舊衣出來。程公子道：「巾兒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我又不是撇腳教書先生，那裡有巾。只有一頂孝頭巾。」程公子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」又尋一個舊帽兒。程公子一頭穿衣戴帽，一頭恨道：「難道我現任兵部的公子，吃了這場大虧就罷了？待我寫個帖子去縣裡呈了他，把他盡興處置一番，方纔顯得我手段哩。」石秀甫沉吟道：「據我斷來，自己原有幾分不是，看婦女忒看得惡相了。倘公堂上審出這個情由來，倒不雅觀。」程公子道：「舌頭是扁的。你做個中證，只說我去拜某鄉紳、某年伯，路上怎樣衝突，怎樣蜂擁毆打。官官相護，縣官在我父親面上怎不出力，自然要問他個罪哩。」

正說話間，石秀甫道：「尊相且坐著，我去取一件東西就來。」出了門去。程公子困倒在一張杉木條上納悶，只見石秀甫拿一壺狀元紅酒，一盤子熟鴨，袖裡又取出斤把胡桃來道：「沒什麼，一杯寡酒，與尊相蘇蘇悶兒。」程公子謝了一聲，也不推辭，一時煖起酒來，兩人對飲。石秀甫道：「尊相你要呈他，但是這個人也是難惹的哩。」程公子驚問道：「你先曉得那家宅眷了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我先前見這幾個奴才，有些面熟，一時想不起，如今想著了，是馮畏天家裡的鼻頭，揚州城裡是個有名的豪棍。他哥子做過刑部尚書，新近正月裡死的。方纔帶孝的，一個是夫人，那個女子，畢竟是畏天的姪女。」程公子道：「原來是一位小姐，兄曉得可曾定親麼？」石秀甫道：「想是未曾哩。他老兒存日，甚是古怪，聞得有許多求親的，他只是不允。如今是馮畏天作主了，在下少不得要去告訴他的，待我探其口氣。若未曾定親，那時不但中間處和，還要替你成就一樁美事，只是程相公要重重謝我的呢。」程公子不覺手舞足蹈道：「這樣說起來，這一等打倒是風流棒了。但是小生不知可有福氣受用這個美人哩。煩兄就走遭何如？倘有好消息即來回覆，我自當厚謝。我要緊回去，身上疼得緊，要討個膏藥貼貼，還要吃服打傷藥哩。」

正話間，只見自己兩個小廝也來。程公子吩咐，你家去不許則聲，你且慢跟著，待我先歸。於是作別了石秀甫，走了兩步，又立住了，把身上一看道：「這個模樣，羞人答答，叫我怎好回去。」石秀甫道：「這也是風流上邊來的，令堂面前扯個說罷了，舌頭是扁的。」程公子只得謝了一聲，低著頭，偏偏促促，飛似去了。到得范雲臣門首，僵著身，遮著臉，一溜兒走進。門上有個小廝正在街上頑耍，瞧見了道：「什麼人往裡邊亂跑？」急急趕進，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程公子只不回頭，也不答應，竟到自己書室中去，忙關上門了。小廝說：「好作怪！」把門亂敲。程公子在裡邊，速速換去衣帽，來開門道：「小廝，你為何大驚小怪，是我。」小廝睜著眼看屋裡，再無別人。又把程公子看著道：「咦，咦！程相公你不在家，方纔進來的又是一個，不是這樣的。」正在那忙亂，只見范雲臣出來，見了程公子道：「內姪，你那裡去來？」程公子含糊答應了。那小廝對著程公子只管笑。范雲臣走開去，叫小廝問道：「你適纔程相公那裡笑什麼？」小廝道：「爹，好個怪事，青天白日，小的在街上，只見一個人，頭戴小帽，身穿沉香色布的直裰，低著頭，遮了臉，望裡邊亂跑。小的連忙問他那個，又不做聲，跑進程相公那邊去，倒關著門兒。小的道是歹人，程相公又不在，只得把門兒敲，落後開門來，又是程相公，屋裡再沒有第二個。老爹你道，好不作怪。」范雲臣道：「既沒有別人罷了，只管亂什麼。」那范雲臣雖喝定了小廝，心中想道：「那程家小官，我原有些怪他輕薄，莫不在外做些事來，面上有些像打傷的，為何又換了裝束回來，且不要破他。」正是俗語有兩句說得好：

好漢受打弗喊痛，賊吃狗咬混悶苦。

不說程公子書房熬痛，且說石秀甫暗自躊躇道：「若撮成了這件事，倒有十分財氣的，只怕我沒福。馮小姐尚已受聘，那程慕安無望了，怎肯甘休，要我做個中證跪公廳。若未曾受聘，不怕他不成的，在畏天身上，把個現任兵部的公子做姪婿兒難道不肯。假如程慕安動起干戈來，馮畏天還算雞子與石子鬥哩。」左思右想，一夜不成寐。明早來正要出門，聽見街上報君知打算。石秀甫道：「待我喚他進來，起個課兒看。」忙去攙進中坐，石秀甫對天禱告了。起課先生道：「高姓？」石秀甫道：「姓石。」那先生搖著課筒，口中唸唸有詞，排成一卦道：「請問何用？」石秀甫道：「要謀望一件事，未知可謀得成否，有些財氣麼？」先生道：「是個未濟卦。未濟終須濟，論來事有可成，有十分財氣。但是爻間發動，今日庚申日，動爻正臨朱雀，怕有是非口舌，中間阻隔涉訟，驚動個貴人出來，這事到底勉強。」石秀甫暗付道：「若此事不成，程慕安或將毆辱事訟他，若此事成了，大家一團喜氣有甚是非，有甚貴人？」只得送幾個課錢，攙他出去。復身進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指望此事成與不成，討個實信，倒說得不尷不尬，白白送落了幾個錢。且去走遭，再作計較。」

於是一逕走到馮家，恰好畏天峨冠博帶踱出來，劈面撞見。驚問道：「秀老，久不相會，今日來到寒門，必有好處，請到裡面奉揖。」石秀甫滿面堆著笑道：「二爺貴忙，晚生時常途遇不敢驚動，故此疏失之極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作揖，遜位坐定。畏天道：「近聞得兄相契一個貴公子，甚是興頭。」石秀甫道：「不瞞二爺說，前兩日弄得手中乏鈔，薪水也支運不來，虧了這個散友，也是前世的緣分，一見如故，承他厚愛。他父親現任兵部侍郎，想是即日又要遷升了。家道甚豐，只生此子，人物生得俊雅，才學是晚生也不曉得，只見他手不釋卷，做詩寫字，也算得當今一個才子了。有許多當道顯宦，慕他的名與他議親，他倒不肯。」畏天道：「為什麼？」石秀甫道：「他畢竟要親自訪個有才有貌的佳人，方肯締合。城內那個大富翁范雲臣，是他的姑夫，如今寓在他家，要在揚州尋頭好親事，只論才貌，不惜聘金，急切裡那得便有。晚生今日造府，也是為他一樁屈事。」畏天道：「有什麼屈事輪得對我說起來？」石秀甫道：「昨日散友攜了晚生，同去拜個年家，不期途中被幾個尊管家毆辱得不成模樣。」馮畏天駭然道：「莫非兄錯認了，家下這幾個小僮，俱是守分的呢。」石秀甫道：「尊管或者不認得晚生，晚生倒個個面熟的。做去頭時便見。」

堂擊鼓喊稟，晚生再三勸阻他回去。素知二爺高明達理，故此先來上覆一聲。」畏天把頭點道：「是了，昨日家嫂與舍姪女去掃墓，喚幾個跟隨，畢竟貴相知未免年少輕狂，小童輩道是不雅相，一時動粗，理或有之。但係貴胄公子，當以禮自持，何可致使小人輩冒犯？即鳴之當道，訴出情由，也未免要認個不合的呢。」石秀甫道：「原來就是令嫂、令姪女祭掃，想必那時令姪婿也在裡頭了？」畏天道：「沒相干，舍姪女還未受聘哩，只因先兄慎於擇婿，故遲之至今。」石秀甫道：「嘎！如今要二爺做主了。」畏天道：「便是呢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揚州城裡，雖是個上郡，仕宦中要尋一個才貌兩全的子弟，猶如敝友要覓一個才貌兩全的淑女一般，這樣難哩。」馮畏天道：「正是呢。」石秀甫立起身道：「晚生且別，再與敝友勸解一番，或者彼此將個名帖致意，待晚生於中打個和罷了。」畏天點頭唯唯，二人拱手而別。正是：

探得佳人未許人，區區便是福星臨，
安排巧計成良配，慣取人間庫裡金。

卻說石秀甫暗自歡喜，一逕去會程公子。笑盈盈道：「先有個喜信報與程相公得知，果然是他姪女，又是守閨待聘的。」程公子忙問道：「他可肯配我麼？」石秀甫道：「啐！這樣要緊，待我把個陳平智、張良計，委委曲曲說將龐朱。」程公子道：「說我要告官究治，他可有些怕麼？」石秀甫把頭搖搖道：「倒未必。反有一篇大道理，大議論說道，既是個宦家公子，名教所關，豈可在外輕狂，窺看女色。若鳴之當道，還要問你個罪哩。」程公子道：「難道我吃了這場辱竟罷了？」石秀甫道：「不打不如相識，我特來與你商量這頭親事，還是要攀呢？還是不攀？」程公子駭然道：「說那裡話，因見了這冤家，落了魂，受這一等痛打。若得這個冤家來，傍香肩，同繡衾，疊嫩股，撻腰枝，噯！也罷，只算那嬌滴滴的小姐，把那玉筍尖尖的手兒，打了我一頓罷了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既如此，我算來馮畏天是個貪夫，況又非己女，須將厚聘去欣動他，其事可成。若借了聘金，希圖裝奩，此事十分倒有十一分不成了。」程公子道：「小弟只要圖成美事，決不吝惜財帛，一一領教罷了。」

石秀甫指著梅樹道：「且先把梅根一澆，再作道理。」程公子道：「這怎麼說？」石秀甫道：「程相公原來不曉得。梅者，媒也。澆者，酒也。」程公子忙吩咐整治酒肴，二人盡歡而散。次日石秀甫到馮家來。畏天相見道：「昨晚問這幾個小童，果然貴相知輕狂不雅，以至得罪，我已責罰過了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敝友只是忿忿不悅，必要出這口氣。晚生向蒙二爺照拂，敢不勸解。今早不見什麼動靜，想是礙著薄面罷了。」畏天道：「多謝厚情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晚生倒有一言相商，未知可容納否？」馮畏天道：「有話不妨請教。」石秀甫道：「令姪女向來慎於覓鳳，敝友程慕安又重於求凰，據晚生看來，郎才女貌，天生成一對才子佳人。倘蒙不棄，願執斧柯，不但釋此小忿，反締朱陳之好。未知臺意若何？」畏天道：「我也巴不得擇個佳婿，完了終身大事。日來多有幾家議親，俱不中意。今承吾兄厚意，極是好的，但家嫂與舍姪女有些執拗，不肯輕易允諾。待學生與家嫂商酌，過來奉復罷。」石秀甫道：「晚生從不曾與人作伐，今因敝友作事慷慨，毫無慳吝之態，晚生進言，無不聽從。況志氣甚高，只要德貌兼全，再不計較聘金圖望什麼嫁資，所以敢斗膽玉成耳。不是誇口說，只要晚生一言，包得二爺受用極盛一副主婚禮兒。」說得馮畏天貪心勃起，哈哈的笑將起來。

石秀甫又說：「令兄故世，理上自該二爺作主，令嫂怎敢違拗。所云斟酌者，二爺的到家處。明日不必有勞臺駕，待晚生再到府領命罷。」畏天道：「也罷。」石秀甫辭別出門，一逕去回覆程公子，彼此歡喜，專待好音不題。

卻說馮畏天，聽得石秀甫說到不惜聘金，又不圖嫁資，又有主婚禮，打動了貪心，合著他的草草備嫁這個念頭。默默躊躇：「這頭親事不可錯過，只是那母女兩個不允，怎處？且住，我如今不要說起墳墓上一段情由，那姪女兒又講起道學來，顯見得輕薄的了。只說有個姓程，父親現任兵部，有才有貌的貴公子，我盡我的理，上覆一聲，允不允莫管他，逕成事，料無大過。」於是一逕走來，見了夫人、小姐，笑容可掬道：「嫂嫂，我為姪女覓得一頭好親事，特來與嫂嫂商議。」夫人頓時愀然不樂道：「我說叔叔非為別事而來，畢竟為女兒姻事了，但不知那家，叔叔就是這樣中意？」畏天道：「那家姓程，父親現任兵部，只生一子，果然才貌兩全的。」小姐接口道：「此地從來沒有個姓程的宦家。」畏天道：「我還未曾說完，早是這等了。若是向來住下的，怎逃得你父親這雙慧眼，早已納過東牀，豈能留至今日。這公子是徽州人，這裡有名的富翁范雲臣的內姪，因有這一脈至戚，新近遷居此地。若成了這親，也不枉先兄止生此女，適配佳偶。我亦可謂不負所托矣。」夫人道：「女兒的主意，要三年服滿方好議親，今才百日就行吉禮，甚非先王明訓。」畏天道：「我豈不知這個道理，但女兒比不得男子之守孝。人子匿喪而娶，固是刑真罪當，著女兒又不可以一例論，或彼姻家催促，或慮年紀長成，所以禮外更有禮焉。所謂行權以行其禮也。我今日擇此佳配，又道我不容姪女守孝，逼促出嫁，說我不是了。至於錯此良緣，三年之後，急切裡那得湊巧，未免過期延緩，草率成事，又必要歸怨我做叔父的，把姪女不比親生女，誤適匪人。這個埋怨越發當不起了，真個教我難難難。你不聽我，總是我做不得主。」立起身來，面色頓改。又個反手，踱來踱去。

那小姐聽說，又見勃然變色，暗自躊躇道：「他主謀已定，怎肯甘休。若再違拗必然暗施奸計，我母子兩人到底女流見識，那裡當得他的暗算。」對著夫人道：「既然叔父為姪女終身大事，敢不聽命，但果然安放得所，方為生死銜恩。」畏天連忙撤轉身來，對小姐道：「姪女此言，深為有理。」又對夫人道：「嫂嫂萬勿疑慮，我實實看得中意，故來商議，切不可拘目前的小節，誤了一生的大事。」夫人道：「說是這樣說，他家少不得也要合婚問卜，只怕謀事在人，成事還在天哩。我也不受他聘金，也沒有大妝奩，兩下從儉，只要女婿才德兼優罷了。」畏天道：「呀，嫂嫂怎說這沒體面話，我家係名門閥閱，況先兄止有此女，千金閨淑，要慎重其事，口禮厚幣，成個大體纔是。」夫人道：「既是叔叔恁樣主意，凡事俱仗叔叔斟酌，相理而行罷了。」畏天得這句話，歡天喜地，問了小姐的八字而去。夫人、小姐相對涕泣，自不必說。

話休絮煩。卻說石秀甫次日清晨到程公子處，吃了早膳，忙至馮家探個回音。畏天已打點停當，一見了，遜位坐定道：「昨日已將臺意達知家嫂，有許多推諉不允。學生再三褒美贊襄，方纔說既是叔叔吩咐，料無差誤，但凡事不可草率，壯觀體面要緊。家嫂竟推我做個難人。然而據家嫂的意思，要配個十全的佳婿，自不必說了。只是先兄止此愛女，聰明才貌，真個絕世。畢竟大禮口美，方為允稱。未知貴相知處，果然不棄寒微，實有寤寐之求，行得大段規模否？」石秀甫正色道：「若然，視晚生為輕舉妄動之人矣。倘敝友處，有一毫勉強，晚生即不敢斗膽叨此大任。他令尊係當今顯宦，家業豐厚，只此一子，真不啻謝家玉樹。為因過於愛養，惟聽其自家擇配，不惜資財的。這些釵環珠翠緞匹之類自然預備，取之宮中有餘的哩。晚生所慮者，恐臺處見卻。既二爺作主，更有何慮。玉成此段良緣，即晚生在門牆趨走，亦有榮施。」畏天道：「既承厚愛，不妨彼此熟商，請教尊裁，大約聘金幾何？議妥方好回覆家嫂。」秀甫道：「這個尚未議定，當請教二爺罷了。」畏天道：「你且約略說個數目來。」石秀甫伸著三個指道：「愚意如何如？」畏天沉吟道：「此事不比得交易，怎好爭論。但宦家聯姻，最是重大事，體面還該大些。家嫂口氣也還闊綽哩，只怕五百之數，

少不得的呢。」石秀甫先與程慕安斷過的，不惜聘金，方好撮成此事。況意中原巴不得財禮厚，謝媒亦厚。便慨然允諾道：「既承臺命，敢不如數。晚生去說了，敝友自然遵命的。今一言已定，只要擇日納采，到府擾喜酒哩。」畏天聽了依允五百之數，滿心歡喜，但不說起主婚禮，心上又放不下，假意沉吟低頭。自言自語道：「說便是這樣說了，不知嫂嫂心上何如？」石秀甫頓然會意說道：「若二爺主張，這頭親事，也算姪女面上出力的了，諒有何說。那主婚禮，晚生先與敝友講過，禮金一百兩，彩緞在外。二爺，你扳這樣姪婿，做叔公的正多受用哩。」畏天喜歡不過，笑道：「兄是在行薩，凡事自然週到。」石秀甫作別道：「臺教一一領命，待擇了納采吉期，再過來領教罷。」

畏天送出大門，看石秀甫走了幾步，又叫道：「秀老，秀老轉來。」口低聲道：「有一要言，倒未曾道達，家嫂已寡居，日後妝奩恐不週到，煩兄預先說過，也是作伐的要緊處。」石秀甫道：「已曾言過，二爺太過慮了。」彼此大笑而別。石秀甫一逕去回覆程公子，將畏天怎長怎短，一番作難的話，又將自己那闊那狹，一篇撮成的話，述得天花亂墜。喜得程公子手舞足蹈，恨不就是今宵歡慶，連忙跑進去，對母親細細述了一遍。他母親因官爵無恙，又見兒子親自擇中佳配，喜上加喜，整治酒肴，款留石秀甫。

范雲臣曉得親事議成，也自喜歡道：「與那個赫赫炎炎的聯為姻契也好。」陪著石秀甫飲笑道：「媒人必要成對的，難說只你一個，我來奉陪哩。」石秀甫道：「現成媒人是有規矩，單吃酒沒有謝禮的呢。」三人說說笑笑飲酒。程公子道：「漢家自有制度，秀老還要分外厚謝。老姑夫謝儀也不敢輕。」三人極歡暢飲，商議擇吉行聘。正是：

愛色中藏千樣巧，貪財使出萬般奸。
誰識老天張主定，奸謀巧計總徒然。

[返回 >>](#) [醒風流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